

警惕回家路上的“出行套路”

新华社 林红梅 董博婷 孙清清

距离过年还有10多天,大批游子踏上回家团圆的旅程。全国交通系统数千万员工坚守在岗位上,送旅客温暖回家。但归家路上,却潜伏着一些“出行套路”,需要广大旅客引起警惕。

不法黑车+“黄牛”揽客, 套路怎么破?

夜里11点,记者来到河南省郑州东站,刚出检票口,三名大汉迎上来,询问旅客是否要打车,并表明:“是正规出租车,打表走,到大河锦江饭店90元。”随后,记者顺着车站的指示牌找到出租车指定上车点,五分钟的功夫就坐上了正规出租车,费用仅为3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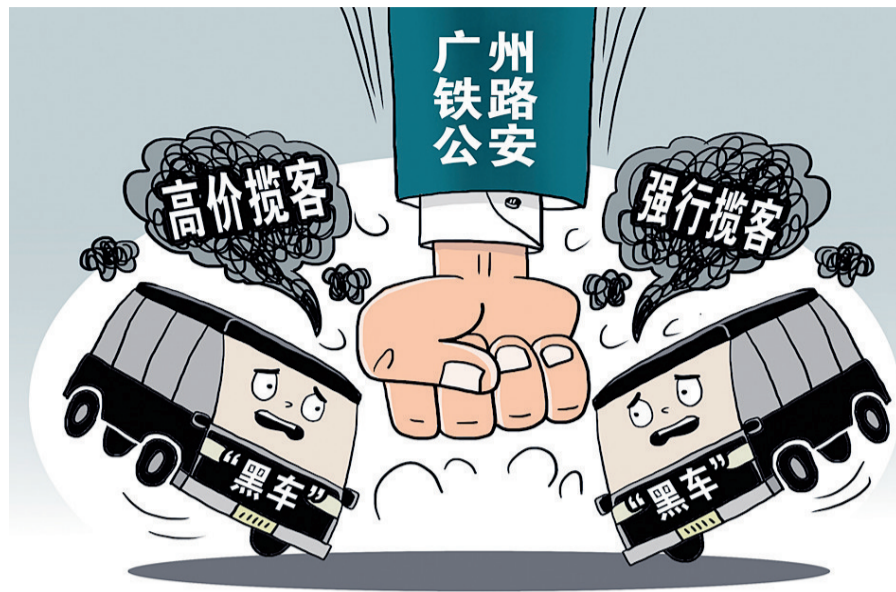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吕志刚说,向记者索要90元车费的属于拉客的“黄牛”。

记者在郑州汽车站、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和郑州火车站,均发现了类似的,为黑车揽客的“黄牛”,三五个人一群,在车站附近询问拉客。

黑车为何屡禁不绝?郑州交通运输集团董事长王振宾回答记者:“利益驱动所使。黑车向旅客收取高价,又没有站点等成本费用,赚的是暴利。”

吕志刚介绍,黑车宰客既是顽疾,也是政府打击的重点。郑州市2019年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联合打击车站一公里之内的黑车,截至目前已查处黑车近1200台、黑大巴近50台。春运间,他们将加大执法震慑力。

但面对目前黑车+“黄牛”的套路,执法支队队长王涛直言:“这些人形成利益团伙,分



工明确,“黄牛”负责拉客,黑车负责运输。但我们只有对黑车的处罚权力,而“黄牛”不直接从事运客,我们没有相应的查处手段。”

一些黑车伪装成网约车,旅客容易上当。“网约车必须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由平台提供合规车辆,保障乘客权益。”王涛告诉记者,“网约车线下接单,一经发现,罚款2000元。”

中国消费者协会商品服务监督部主任皮小林指出:“‘黄牛’长期盘踞在出站口拉客,如何治理‘黄牛’,是需要有关部门探讨解决的问题。”皮小林告诫广大消费者:“黑车不仅宰客,更存在安全风险,消费者一定要到正规场所坐正规车。”他建议,车站等相关场所应设明显标识,把消费者导入正规区域乘车;通过警示牌和站内广播,使旅客了解黑车的危害;政府部门要协同行动,加强整治力度。

注意恶意抢票软件陷阱

春运期间部分线路一票难求,部分回

家心切的人选择用抢票软件助力抢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运营的抢票软件平台已超50家。这些软件合法吗?属于“黄牛”吗?存在“套路”吗?

北京市律信律师事务所的肖天响律师告诉记者:“现在互联网抢票软件通常是通过电脑程序不断刷新购票平台,代替了消费者每天守在电脑前抢票的过程。这种‘代抢票’行为本身可属于商业委托行为,不涉嫌违法。但如果抢票软件恶意囤积车票,制造没票假象,或者用恶意攻击购票平台等非法手段来抢票,则属于违法行为。”

“恶意抢票软件有损于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皮小林认为,“加价行为及后果应事前向消费者明示,目前有的软件存在隐性消费,消费者没有勾选,就被默认同意并支付附加抢票费用,消费者需要警惕这种陷阱。”

抢票软件众多,会侵占12306服务器缓存和内存,从而降低旅客手动查询火车票的速度。据了解,12306方面已经屏蔽多个抢票软件。为避免旅客抢不到票被“黄牛”伪造订单行骗,12306方面推出候

补购票功能。

搭售保险, 让车票“变了味”

你在买长途汽车票时,是不是被默认购买过小金额保险?

记者以旅客身份在郑州汽车站人工售票窗口,随机购买了一张从郑州到河南太康县的车票。售票员未经询问,直接向记者搭售了3元的中国人寿人身保险。

在广东、重庆、甘肃、黑龙江等多地,记者均发现存在汽车票绑定销售保险的问题。更有甚者,不给退款。

记者在甘肃天水路汽车站购买了从甘肃到陇西的车票,被搭售了2元的保险。当记者申请退款时,售票员却表示:“保险票已经打出,退不了。”

在安徽多个汽车客运站、多个窗口办理退票时,车票退款往往会很快返还,但保险却不予退回。

汽车票本身含有保险。交通部门和银保监会联合规定,由运营公司投保,每张车票最低含有保额40万。

针对售票员搭售的保险,郑州交通运输集团副总经理周峰峰解释说:“购票时购买的人身保险,是一种自愿的补充险,通常1元保2万,2元保3万……”

“不经询问就绑定销售保险,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皮小林回应说,“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前,都可以单独退保。”

搭售保险的行为也是“顽疾”,看似是售票员操作不规范,实则是一些售票员兼职卖保险的机制存在漏洞以及监管盲区。

对此,王振宾对记者表示:“我们马上对这种现象自查自纠,进行整改。除售票人员必须主动询问乘客意愿外,车站内将设置语音播报,告知旅客自愿购买保险。”

皮小林认为,这种情况消费者可主动维权。

临渊“护鱼”:长江渔民上岸谋求新生活

新华社 汪海月 刘方强 杨丁淼

正值寒冬,44岁的郑来根忙着在自家的鱼塘里清淤、晒塘、消毒,为来年养鱼做准备。

就在一年前,这位水产养殖户还在长江的支流姑溪河上捕鱼为生。从“捕鱼者”到“养鱼者”,郑来根是长江渔民退捕转型大潮中的一员。

2019年底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自2020年1月1日起,长江实行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捕。约11万条渔船、28万渔民将逐步告别“水上漂”的生活,退捕上岸谋求新生。

办起养殖业 年收入达30万元

“过去十年,长江的鱼越来越少,以往我们每天可以捕近80斤鱼,最近几年每天捕不到30斤,鱼的种类也越来越少,大鱼更是少见了。”郑来根说,面对长江的“无鱼之困”,上岸是必由之路。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曾表示,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全面衰退,白鱀豚、白鲟、鲟、鲸等物种已多年

未见,中华鲟、长江江豚等极度濒危。禁捕是有效缓解长江生物资源衰退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危机的关键之举。

去年7月,郑来根所在的安徽省马鞍山市施行全域禁捕,一万多渔民转产上岸,拆解了1000多条渔船。郑来根的9条渔船被拆解,政府补贴了近20万元,同时还提供了4万元的住房补贴。

凭着之前积累的资金和养鱼经验,这位渔民流转了近200亩水塘,养殖螃蟹、青虾和鱼。去年夏天生意红火,他还雇了4个人帮忙,一年收入达到30万元。

开起小超市 每天营业额1000多元

为了解决渔民上岸后的住房问题,当地政府提供住房补贴或安置房。33岁的马鞍山渔民张来喜上岸后,在政府安置的小区购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

“政府给每个人提供15平方米的优惠面积,每平方米1600元,超出的面积按每平方米2000多元算。”张来喜说政府的帮助让上岸后的生活有了保障。

就在小区门口,这位昔日的渔民告别老本行,开了一家90平方米的小超市,每天营业额1000多元。

为了解决渔民上岸后的生计问题,安徽省政府多次在当地举办长江经济带退捕渔民就业帮扶专场招聘会,为渔民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健康检查等服务。

继续住江边 打捞长江垃圾

不同于大多数渔民的彻底“上岸”,铜

陵市大通镇的朱长宏夫妻俩选择继续住在江边,打捞长江垃圾,守护“水中大熊猫”江豚。

朱长宏所在的大通镇位于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保护江豚,该保护区沿线58公里长江段一年前开始全面禁渔,朱长宏同当地1000多渔民、206条渔船以及不计其数的渔网一同早早上了岸。

“小时候经常看到成群江豚跟在船后面,我们把它叫江猪。后来江上的船多了,鱼少了,江豚也慢慢变少,成了濒危动物,很难看到。”朱长宏说江豚的数量就是长江生态的风向标。

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夫妻俩加入了江上清漂队,专门打捞长江垃圾,人称水上“清道夫”,每天在江上巡查十几公里,清理垃圾四五百斤,并报告江豚的情况,月收入能达到5000元。

从昔日长江的“捕鱼者”转变为江豚的“守护人”,世代捕鱼的他们,换了种方式,最终还是留在了江上,反哺“母亲河”。

一年多来,让夫妻俩高兴的是,江豚的身影开始再次出现,“最近在江面上打捞垃圾时,几乎每个月都能看见江豚。”朱长宏说这让他觉得“上岸”是个十分值得的事。